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尙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尙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尙賢下篇尙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

並見

六卷
未


其他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

者尙多皆一一詳辯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

尙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黜故至今迄

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

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高

字篆文作隸作亨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

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又作烹

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尙作享

說文苟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苟亟行

而苟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其

字尚作苟說文但裼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

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牾豢雜

與豢同今本雜譌作雜

人但割而和

之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

之郭說文本作臯今經典皆以郭代臯郭行而臯廢矣

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

高偃郭卽臯之借字知高爲臯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

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尚賢中篇云

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案賤傲二字語意

不倫賤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

作敖又譌作傲也

說詳本篇

說文僕

以證反

送也呂不韋曰有

僂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媮代佚媮行而佚廢矣

唯尙賢下篇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

尹佚女非以為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為佚之譌也

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

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衝及權樅衝衝形相似知衝為

衝之譌也衝謂衝車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

故尙賢中篇故不察尙賢降作隆尙賢中篇稷隆播種

火于夏之城故為政之本也故與胡同誠作情又作請尙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

隆並與降同義求為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為仁

仁義求為上士情請茲與誠同後凡誠作情作請者放

此拂作費費也下文費作拂愛下篇即此言行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

費也下文費作拂

智下智字與知

同後凡知作

智者放此

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字與志同天之即天志本篇之名

也後凡志作

之者放此

字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

也

小取

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物即他

物後凡他作也者放此他俗作他

瞭作欣耕柱篇然

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

壤能欣者欣欣與聆同

管作關

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

下之累人關

竝與管同

惇作費魯問篇豈不費

從作松

號令篇松

從同

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他書所未有也其

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炆十一年九

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昔年八十有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墨子弟一

讀書雜誌七

高郵王念孫



親士

正天下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畢氏
山云正讀如征念孫案畢讀非也爾雅曰正長也晉文
為諸侯盟主故曰正天下與下霸諸侯對文又廣雅正
君也凡墨子書言正天下正諸侯者非訓為長即訓為
君尚賢篇曰堯舜禹湯文武皆非征伐之謂

焉可以

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詒詒

畢云支苟二字疑誤

焉可以長生係

國念孫案焉字下屬爲句焉猶乃也言如是乃可以長

生係國也

一源

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也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也畢

於源上增水之二字云據初學記藝文類聚引念孫案

此本作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今本脫之水二字而

一源二字則不誤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初學記器物部

引此竝作非一源之水初學記地部中引作非一源之

流流字雖誤而一源二字仍與今本同畢謂初學記作

一水之源誤也太平御覽服章部十一引作江河之水
非一源千鎰之裘非一狐皆節去下二字而一源二字
亦與今本同其藝文類聚衣冠部引作非一水之源者
傳寫誤耳

逝淺

是故谿陝者速涸逝淺者速竭引之曰逝淺二字義不
相屬逝當爲遊俗書遊字作遊與逝相似而誤遊卽流

字也

曲禮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釋文遊作游云
徐音流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

流也游或作流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如淳曰游
亦流也此卽荀子禮論篇所云積厚者流澤廣

流淺

與谿陝對文

脩身

譖慝

譖慝之言無入之耳念孫案譖慝卽讒慝左傳閔執讒慝之口是也

僖二十八年

讒與譖古字通故小雅巷伯篇取

彼譖人緇衣注及後漢書馬援傳竝引作取彼讒人無入之耳言不聽讒慝之言也故下文曰雖有詆訐之民無所依矣

義

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畢云義字當作義說文云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引之曰弗

於聲義均有未協弗當作其其古文我字與弗相似故
譌作弗耳周晉姜鼎銘我字作其是其明證義之從非
聲與義之從我聲一也說文我字下重文未載古文作
其故於此亦不知爲其字之譌蓋鍾鼎古篆漢人亦不
能徧識也

幾

本不固者未必幾念孫索爾雅幾危也

大雅瞻卬傳宣十二年左傳注

竝同言木本不固者其未必危也畢引廣雅幾微也已非

確詰又引說文未

玉篇古漑古兮二切

木之曲頭止不能上也以

幾爲未則失之愈遠矣

所染

高偃

晉文染於舅犯高偃舉云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
疑當爲郤晉有郤氏念孫案高當爲亭亭卽城郭之郭
形與高相近因譌爲高賈子通秦篇據億丈之尊今本尊譌作高墨子多古

字後人不識故傳寫多誤耳左傳晉大夫卜偃晉語作

郭偃韋注曰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商子更法篇韓子南面篇竝與晉

語同呂氏春秋作郤偃郤卽郭之譌非郤氏之郤也太
平御覽治道部一引呂氏春秋正作郭偃

王孫雒

吳夫差染於王孫雒。大宰嚭畢改雒爲雄。云舊誤作雒。盧氏抱經鍾山札記曰：今外傳吳語王孫雄。舊宋本作王孫雒。墨子所染篇同。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句踐伐吳外傳越絕請糴內傳皆作王孫駱。說苑作公孫雒。雜言屬唯呂氏春秋當染篇作王孫雄。史記越世家作公孫雄。宋公序作國語補音定作雄字。且爲之說曰：漢改洛爲雒。疑雒字非吳人所名。今案宋說殊誤。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川熒雒。春秋文八年經書公子遂會雒。戎傳作伊雒。之戎宣三年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是漢以前本有雒字。豈東京創製此字乎。以駱字證之。則雒字

是矣念孫案盧說是也隸書雄字或作雒與雒相似故
雒譌爲雄困學紀聞左氏類引國語呂氏春秋竝作雒
韓子說疑篇有吳王孫頡頡卽雒之譌則其字之本作
雒益明矣

必擇所堪必謹所堪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非獨國有
染也士亦有染詩曰必擇所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畢云堪當爲媿字假音念孫案媿訓爲樂與染義無涉
堪當讀爲湛湛與漸漬之漸同

說文作灑
云漬也

月令湛熾必

絮鄭注曰湛漬也內則說八珍之漬云湛諸美酒注曰

湛亦漬也考工記鍾氏以朱湛丹秫注曰鄭司農云湛

漬也元謂湛讀如漸車帷裳之漸是湛與漸同湛漬皆

染也楚辭七諫日漸染而不自知安王注曰稍漬為漸汙變為染考工記鍾氏注曰漬亦染也必擇

所湛猶云必擇所染耳荀子勸學篇曰蘭槐之根是為

藍其漸之滌中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

漸者然也晏子春秋襍篇曰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

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

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說苑襍言篇曰

今夫蘭本三年湛之以鹿醢既成則易以匹馬非蘭本

美也願子詳其所湛既得所湛亦求所湛義並與墨子同

法儀

而可

三者莫可以爲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念孫案旣言莫可以爲治法則不當更有而可二字此涉下句而衍

曉文一

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念孫案是以下有知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奚以